

乾隆四十三年纂修

涇陽縣志

本衙藏板

涇陽志序

昔太史公作史爰建八書而班固遂廣之
為志歷代相延奉為職方之紀凡輿土經
制風俗人文靡不畢載是邑之乘所由昉
也涇舊有志考前明舊志十二卷侍御李
公編輯之嘉靖間河南石坡連公宰是邑

序

重為刊刻并附拾遺二卷於後萬歷間邑
令傅公嘒思脩訂特延恭襄魏公作新志
志成卷凡六類凡九將一邑之所為人物
登降教化淳漓莫不釐然備載至鼎革後
梨棗既失文獻無徵康熙九年書年王公
莅茲土取恭襄舊志脩之而散佚者重整

焉繪圖凡五其間可併者併應分者分不
拘成例各為總論列為八目計八卷此涇
邑前志也歲丁卯前令粵西唐公即前志
地理建置貢賦水利官師選舉人物藝文
等類不必易者仍其舊其應補者附叙篇
末而續編為後志四卷觀其考据詳明體

例嚴整洵古先聞人傳信之遺意也余自
丙申歲承乏茲土技慚拆綫才陋挈瓶於
邑之風景人情苦無餘閒為增訂計竊惟
聖治光華聲教所敷靡不率俾是邑俗美民
醇隆隆日上不為採擇而續輯之亦適以
增長吏羞也爰不揣謏劣取前後兩志循

其條目詳者存復者去萃為一冊而十年
以後事實則續紀之庶幾攷証者得以沿
流溯源不致淆亂云爾敢曰修志乎哉
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冬吉知涇陽縣
事浙江餘杭葛晨謹序

舊志序

涇陽志凡十有二卷迺先達李侍御之所編也歲久板刻散失藏之者少且自宏治癸丑以後文獻尚未收錄觀者病焉連俟下車卽首詢之蓋欲稽故實而措之行也越數日懸金購之始得一帙字畫磨滅漫不可讀迺喟然嘆曰涇陽關中文獻之存邦也而志若此有司之過也迺謀重刻別爲拾遺二卷以附於後遂以序委諸不敏予曰懿哉侯之用心也夫志也者卽古列國之史所以紀往事垂後鑒也治道污隆風俗美惡恒於斯驗之其關係亦重且大矣是故上而天文若分野災變之類中而人事若選舉隱逸忠臣烈女詩文之類下而地理若山川建置城池公宇土產水利之類罔不備載將使後之君子仰觀天文則知修德以弭變中稽人事則知宣政以宜民俯察地理則防禦之方疆理之法所當經畫也允若茲則天道順而不愆其度人極建而皆協於中地道寧而不戾其常推之天下有餘裕矣况一邑乎哉侯之善政固非一端而此舉有關於世教甚大故曰懿哉侯之用心也侯名應魁字文卿別號石坡河南武安人于時贊成之者縣丞則介休石公鳳儀主簿則曹縣蔡公繼先皆有功於志者也法得備書

時嘉靖二十六年十月吉日賜進士出身禮科都給事中邑人
邑應祥撰

陽陵與涇爲齒錯之壤余家去涇不半舍其間山川之巨麗風物之華榮蓋童而習也幼就帖括家言未及旁搜廣覽晚膺殊恩奉

命歸養媿不能追隨青瑣檢點白雲姑取所謂郡邑志披讀焉於

涇得魏恭襄志略而該詳而有體是堪與我里仲木先生相後先而余童子時僅得之耳聞者始獲歷覽其慨恭襄後世運不一盛衰隨之稽古者逞逞感憤而扼腕且九十年餘無人起任紀述之責將所爲人物登降教化淳漓闕而不錄卽有一二賢能吏不過急簿書飾課最至於信今傳後之典且閉目不觀束手不爲矣書年王公余同年友也以三吳名流早登高第蒞涇數稔惠深怙冒化洽作人體裁旣嚴風韻更別政旣成矣慨然曰夫涇也而可無志乎取數十年所惴於心而吶於辭者偶一爲之吾則何敢人盡避事而惴且吶焉令後來者以無志而靡所考鏡如吾今日吾又何敢迺於退食之暇隨事講求因地諮詢或得之殘文斷碣或拾之疏牘公移或訪之墨士文人或采之編氓故老廢者興墜者舉數十年之故實燦若列眉覺前之

按籍茫然者後之人拱手而受成庶可謂恭襄公功臣歟將附棗梨問序於余余才識寡昧何足爲書年公重亦何足爲涇重但涇爲關輔劇縣其土沃其物阜其人才穎秀而卓越因革損益往往動當事者之勞劃書年公翼翼小心科條獨著纖鉅委悉以平日好學深思沉心靜氣行於民社之間因斯志以傳石畫名之而可言言之而可行用以識見聞備掌故使一時綰綬諸君子採而擇之設施其所未竟增長其所未能而涇人士借是以爲私淑文雅風流照耀千古其有裨於盛治豈淺鮮耶當不止涇之民歌來暮而咏誰嗣已齒錯之壤於漢有光志云乎哉是卽今日之菁蔡也非余何足以知書年公又非余何能以言書年公

康熙歲在庚戌仲秋上浣之吉

賜進士出身內府工科左給事中加一級陽陵魚飛漢撰

明府王公書年先生重修敝邑涇陽志成以寄韓子京師韓子受讀終篇再拜而爲之序曰志者史之一體而縣志則郡國之權輿也先儒有云史莫尚於志蓋將求諸制作之林非徒以文辭爲工焉聞之宋太平中作寰宇記考証頗詳惜其書不傳然人文之目當時固謙讓未遑也明李文達竭生平之力爲一統志而所載方輿多與舊史不合故論者謂讀通志不若讀郡志讀郡志不若讀縣志君子以爲知言涇陽志闕有間矣萬歷初年邑人魏恭襄作志同州馬文莊爲之序歷九十餘年迺復得公起而修之公江左鉅儒早振六翮而盛名坎壈久於吏事比來吾邑雖他人目爲繁劇公內無賓史鳴琴坐理取辦俄頃嘗

恢恢其有餘地而賢士大夫日相往來飲酒賦詩遠近傳頌紵衣縞帶有春秋卿尹之遺風居嘗慨然曰夫子說夏禮而傷杞不足徵學殷禮則曰有宋存焉未幾杞降而稱子而宋猶得以上公周旋會盟之列歷二百四十年不改然則邑之有志文獻之存亡繫之不綦重哉於是召集羣賢講求故實公草創之與諸賢討論之而公復潤色之以庀其成取魏志九日簡而爲八讀地理峩山涇水之間去豐鎬百里而近先王王畿之故墟也吹邠擊籥進之南雅則文武成康之流風在焉駟騶小戎未可以秦概周矣讀建置有廢興之感焉其事卽不自縣縣不敢不備書也讀貢賦雍田上上其賦中下球琳之產在境外織皮之貢在邦域之外而今或問諸涇陽其憂未有艾也讀水利河渠有書溝洫有志按圖而考之秦漢之故可復讀官師官之名知

縣而或起筮仕或自丞判以遷其實縣令耳非如宋制之帶京
衙知縣事得專奏請與令判然爲二焉師之名尊而秩則卑非
如明初有藩牧之擢外翰之譽也丞簿以下無論已讀選舉古
之取士有科有目今之取士有科無目鄉里卽未能驟復孝秀
似不妨並行也讀人物當求無媿於地讀藝文當求無媿於古
則西京可作也此固作者之意而因名課實亦涇人士之所樂
道踵美增華馬魏兩前輩且有待而益彰雖然魏之志出於二
百餘年重熙累洽之時又乘其里居暇日爲之公志乃自簿書
期會間親探典籍不日成之簡而核直而不肆視魏志善有加
焉卽予之學與名位皆遠媿文莊庶幾附公以傳不朽公在涇
多興政行將

輿也夫

康熙庚戌秋八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戶部湖廣司員外郎邑人韓望撰

自扶風班氏易司馬遷八書爲十志其後郡邑亦皆有志而史
官黼黻治平每多採擇焉邑乘之重與史等也涇陽爲周秦重
地漢唐建都在其畿內列於赤堊文物聲名必有志以紀之但
今之去古遠矣披圖而閱下壯之實籍則生齒盈訕大相懸殊
也驅車而弔幽人之芳躅則徑翳苔斑漢仲子真追呼難出也
入祠而拜鄭國之衣冠則石瀨龍湫非復當年之故道而漑田
四萬空貽奕世之虛名也晉謁二陵僅存禾黍痛澆李郭邈矣
元功與夫車箱春鳥之音獲澤秋風之浪無不時移物變乃執
前人遺編斷簡漫無增修欲以膠柱而鼓瑟也奚可哉涇邑舊

有雲陽志年久無稽明興百餘年谷口李侍御作志又五十年魏恭襄作志迄今又將百年鮮克繼起文獻遺佚書年王父所先生來尹是邦政平訟理百廢具興暇日討邑乘而披讀之因恭襄之舊復不甚拘恭襄成例可併者併可詳者詳列爲八目而八目中又各爲總論其於政治得失風俗淳漓之故三致意焉觀者不出几案間一邑之形勢阨塞閭井好尚人材臧否洞然不啻觀火異日司徒得以稽戶口太史得以陳風謠其於

朝豈曰小補信涇志之重與史等也然不能無異者前此修志皆地著之人而先生則流宦茲土傳聞異辭得無虞其失實乎曰不然地著之人容有偏溺先生江左名流爲邑典型非有所狎昵懟怨於人妍媸銖兩靡不稱情而出昔人云忘是非然後能公是非忘好惡然後能公好惡正先生之謂矣且聞先生爲

是書也設隱於門令田夫村媪凡有奇節涇鬱不傳者皆得聽人投納以備採擇復旁稽輿論探索真偽故其言無虛僻哀然爲一邑信史况先生治涇六載防固疆圉爲申保甲之令勸興農務爲濬龍山之泉惟正有供何以昔簡而今費輶軒載道何以昔逸而今勞以及民風之若何砥飭人才之若何嘘培文教之若何釐正凡志之所載者先生一一見諸施行又豈若操觚家止矜文詞博雅云爾哉書成走使屬予爲序予涇人弁鄙寡聞不能如李侍御魏恭襄有所著述先生乃不辭賢勞獨開盛舉予樂觀其成且將藉先生以有辭於邑人矣

貴

康熙庚戌秋吉

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加二級邑人張重齡撰

陝以西爲縣九十有六其隸西安三十有一而人多首涇陽蓋關中之稱沃野自涇之有鄭國渠始也涇巨川或以名州或以名縣而河渠之利縣實啟之故涇亦莫著於涇陽縣制有七以其川岳之古置郵賦役之繁曰望曰繁曰上涇陽嘗居三焉是烏可以無志明萬歷初縣令傅君嘗請於鄉大夫魏恭襄公作志迄今將百年矣 國家肇興監古定憲予來尹茲土值

皇帝銳意圖治乃眷西顧謂關中爲天下上游 制府 撫軍

籓 臬諸大臣皆簡任親賢正己物正境多豐歲民用咸和郡邑之吏蒙其餘澤退食優游間及詩書遂取魏志卒業其間源流相闡多祖舊文間有闕疑審誤發明簡端者我不敢知曰如唐書之新舊並存亦不敢知曰如五代史之獨行歐陽惟是百年以還達者日變來者日增俯仰其時豈盡無堪紀述以紹恭

涇陽縣志書序

六

襄之緒而樸邀自安猥云未遑倘有過峩仲之故封瞻周原之遺趾憑軾而問曰茲其三男二女宜畜牛羊宜樹黍稷如職方所載土會之盈虛歲幾何生民之愉戚歲幾何人初之消長時政之利病歲幾何其茫然無以對也以令之不學而重爲山川羞亦烏乎可然令微官耳求百年之掌故於兵戈甫息文獻無徵之後其時難立乎一邑以指四方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其地難有所因必有所損益志之所當言或非令之所得言其事難括地之志寰宇之記其書久亡未奉懸金之

詔區區長吏爲之則購藏書之難奔走期會雨雪在途非聽以書局自隨則處暇日之難而一旦博綜遺聞擬議史事則君子譏其不類雖然未敢已也爰進邑之通儒廣搜遠引朝有所得焉書於葉夕有所得焉書於葉久之壁戶皆滿百年之中思過半

矣因魏志而重葺之魏之爲目九而今之爲目八其不稱方輿稱地理者志創於班掾從其舊也祠祀不書聞之諸侯始有事於境內山川則社稷而外非令之所得與也禮俗不特書不議禮故以風俗附見於地理焉戶租改書貢賦今之爲賦賦也非租也兼言貢義有所託也渠堰改書水利所以導民也藝文魏逐條附其末今自爲一目所以導士也餘皆仍舊旣竣自叙其大端若此僭踰之愆知不獲辭然欲使後之作者有攷焉其或由縣而推諸郡由郡而推諸國都陝西通志具在涇陽在指掌之中矣

康熙九年歲次庚戌初冬吉日

賜進士出身知涇陽縣事潤州王際有書於退思公署志跋

涇居八水之一而邑以名焉沃衍都麗爲關輔最凡建節使者輪蹄所過與夫高人之屐豪俠賓客之車必先披覽邑乘山川風物城郭田廬一邑之大悉於指掌志顧不重哉舊志修自中丞魏公已百年矣荒燹之後文獻闕殘逸事遺傳付之煙雲滅沒不可勝道丹徒王公蒞涇六歲政治人和風土之厚薄徭賦之縮盈以及禮樂刑禁典故文章之因革莫不目覩且身歷乃取舊志議纂之子忝邑博士命董其事職不克辭舉文學之嗜古潔修者劉子王子輩五人以進公退食之暇淪茗拂几相與論次搜故蹟採遺文已錄者覈其實未錄者求其備凡取舍損益一物一字之細皆公所裁衡諸弟子畢志竭能僅分理其梗概若游夏之不能贊一詞也今志成矣將見採風者於茲可以課保障觀生聚宣化理達物情如漢諸方之上計於太史而百

里圖籍非私守也詎止爲功一邑而已哉予敬述簡後以紀盛
美並見單父之得五人云

康熙庚戌年冬月涇陽縣儒學署教諭舉人羅川鞏我閱跋
後志序

邑有志邑之日記也邑不能一日無所事卽不可一日無所記
邑事煩劇記之尤不可闕涇陽關中望邑也自周秦後附近京
畿應記者已不盡傳策所載今逢

聖朝休養生息承

列祖之懷保赤子蒙

聖主之誠和萬民又沐 列憲之痼瘼民瘼狹之山陬僻壤無不

化瘠薄而成富庶變僑野而爲文明况涇密邇長安首沾德教
凡所爲輕徭賦興水利勸學校作育人材日新月異而歲有不

涇陽縣志卷序

八

同盈箱累牘以記之不足盡千百之什一非博聞強記難言志
矣然而令斯土有不敢志者有不敢不志者志之名始於前漢
地理等書世能言之夫子曰吾志在春秋此以書言志之祖也
春秋起自隱公元年不聞追叙禽父綱目繼春秋而起亦不再
論桓文前有作者後則用述續之之謂也史記始五帝爲通鑑
草創蓋堅漢書自漢起是矣獨惜劉項功臣諸紀傳襲演龍門
舊文點竄字句無怪後人有班不如馬之議然限於各代史體
有不得不然者至於今所謂志有本鄉先達所傳授有官師長
自爲採輯校訂各據所聞見紀一時人與事非無徵不信者比
後之人旣不能於千百年前網羅散失叅攷眞僞而但掩取古
先聞人之所傳信附己謬說將欲倣史記通鑑上下千百年自
成一家言豈不自愧此不敢志者也雖然不志則亦不敢居其

位必各述所職守待計於上典章缺略伊吏之咎涇有志初始無傳明魏志百餘年而王令修之王志至今又七十餘年古禮歲終質成期年報政缺邑中數十年之人與事無所紀錄將來何所徵信吏之曠厥官甚矣此不志亦不敢者也夫輔軒有採掌故司存事重典禮文章不與焉郊子曰不能紀遠乃紀於近自度寡聞渺見不足與博古固陋之詞不足以潤色遺文往跡已備王志不敢盜前美爲已有謹按王志所載若地理若建置若貢賦若水利官師選舉人物藝文等類今無易者仍之應補者接叙於各條之後非重修也續編也比之窺天一管仰見聖朝無疆之服有道之長絲絲相續而未有艾者此予所謂不敢志不敢不志聊備邑之日記一冊以俟後來者正訂焉

乾隆十二年丁卯秋七月知涇陽縣事桂嶺唐秉剛書於公署之澹遠軒

幼讀昌黎子藍田丞壁記丞不得與吏書事獨計自束髮受書今且老往承乏長陽學諭十餘年用祖友夏公所傳遺教與博士弟子共切劘猶冀相與以有成因遵例改調來佐是邑投閒置散於分爲宜而每念食祿頻年涓埃未報縱不敢越俎寧不如抱關者乎偶因委視渠堰周閱境內得以縱爲觀覽其間如農力之勤怠風俗之淳澆茅簷之兒婦啼號孤士之螢雪呶唔與夫苦孝遺忠貞女烈婦之氣裂金石血濺草土埋沒不得著聞或閭里之俠揮金破產救濟危困可風薄俗又如漢寢唐陵叢祠枯塚讀其斷碣殘碑識古遺事以及堡鎮之星羅奕布險隘之撫背扼腕負山阻河以衛城郭捍鄉井用保疆域之類凡聽睹所及訪諸故老猶能稱述陳說其彷彿攷之邑乘所傳記

往往有合輒爲之歛歔悼嘆雖於職守有不得爲才力不能強及而隨事隨人爲之勸誨亦或有助於治理之末有不能宣諸口者則以藏諸心非敢自謂漆園隱吏聊以備外史耳乾隆元年桂嶺唐近仁先生以粵西名材宰是巨邑清操惠民安其治煩劇稍暇乃葺續舊志之未入者時或下詢未議予不敏於興革賞罰諸大端不敢與議惟於里老公論所舉報雜見史傳猶可證據者竊以耳目所聞見誦讀所記識相與效其蠡管較訂次第編爲涇陽後志附存王志七十餘年以後之缺希光於賢長令製錦之緒餘期與邑之縉紳先生耆耆長者相質信略備一時典故丞之得竭淺陋庶幾贊勳之萬一者如此若昔人所云余不負丞余則何敢

乾隆十二年丁卯秋七月原任涇陽縣縣丞天門譚一豫識

涇陽縣志凡例

一涇邑前志八卷後志四卷考據詳明鐫刻完善本不必妄爲刪訂惟是越今三十餘年後之事實自應輯增使又編爲續志勢將簡複篇繁不便觀覽爰取前後兩志合編一部而附入近事庶觀者瞭如指掌

一分類無義叙次無倫志述家所弗取而修志者惟事發凡起例點竄書目以示新奇不知志取實錄條目凡例本屬無關輕重一邑之志自地理以及藝文之類自有成規何煩餽飭茲冊總目悉仍前後志之舊毫無增減

一前後志由分而合間有凌駕接叙之處茲於撫拾舊志語冠以按據二字不敢掩襲前美也

一古地理書多爲圖經魏書直謂之地形志則可知畫沙聚

涇陽縣志凡例

米非繪事不明也况涇邑沿革不一不獨邑名屢更卽城郭市鎮遠近疎密亦有不相侔者前志取現在城邑河渠繪圖凡五後志又補龍洞渠一圖疆域山川披圖具在因仍之

一志爲紀叙體語貴詳悉意尚謹嚴他如前叙後論總屬餘事况體裁有定何煩辭費爲茲於標首處并以數言存紀叙總冒之體前後聯綴處或間以數語接續餘不溢一辭

一涇陽名始周秦而池陽雲陽歷代以來或分或合前志辨之後志溯所從分究所由合明若列眉茲逐加釐訂議不同於築室見詎等於騎墻冀免襲訛承謬之譏云耳

一涇水邑中巨川自秦至今爲利固多害亦不免前志襍採書傳渠堰制度用水則例而後志更貫串其餘日陳列其

形勢殊非泥古論今而因革均有可考毋庸再爲增減因彙叙而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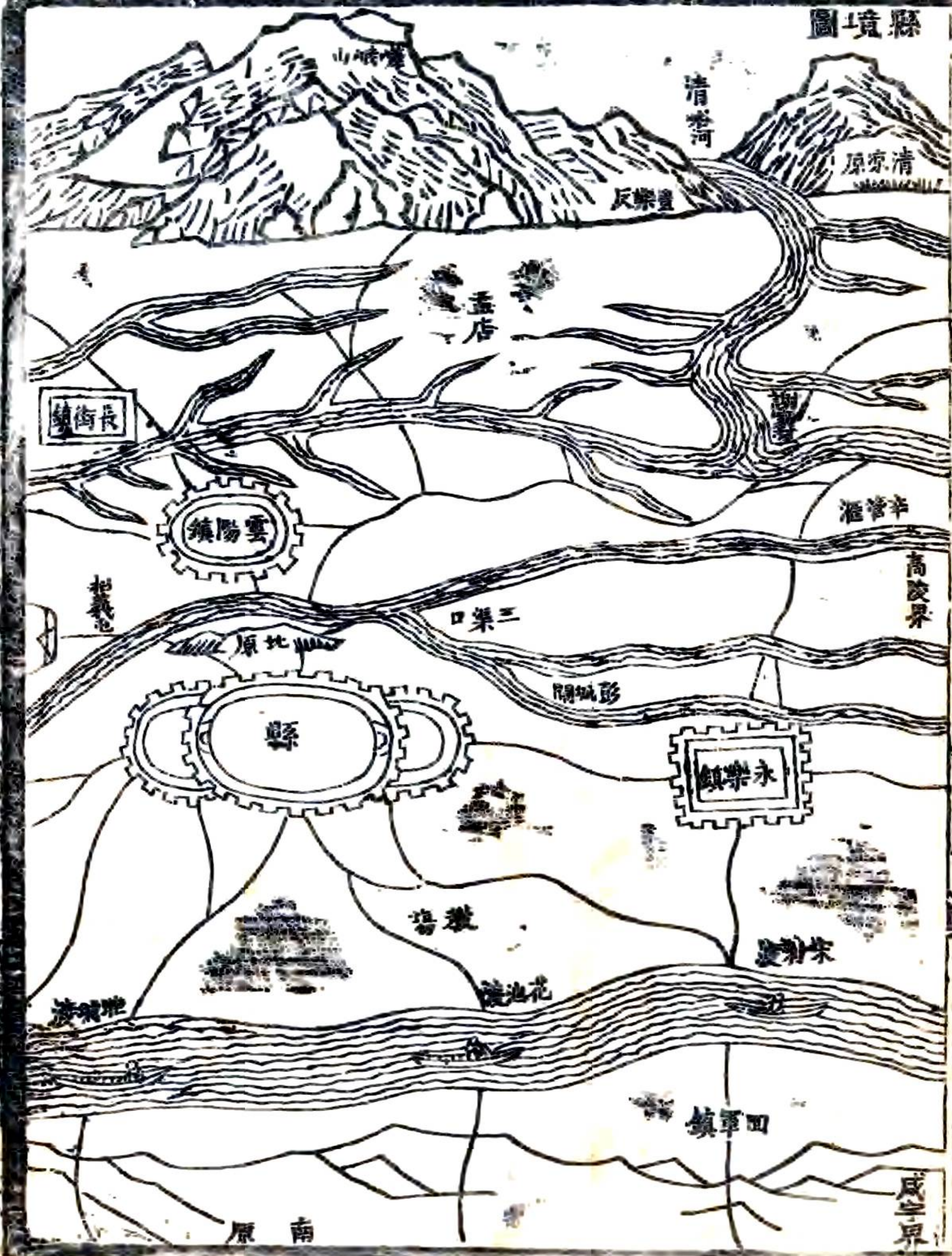
一 人物志宦業一門其功勳炳耀旣已名重鄉閭他若隱逸方技仙釋舊志已載數人繼者寥寥無妨從略惟孝友節烈正氣凜然豈容泯沒凡公舉呈報者必爲之核實詳載以昭信也至若學人修業豪室輸金前後志已載例得備書於篇

一 爲治不尚多言修詞在於能達志有藝文如關係河渠鹽馬道路津梁等諸奏議詳文碑刻所謂經濟文章例得選入如嘲風弄月摘句尋章概宜從略茲編於後志水利門內摘出條議數篇歌詞數闕附於藝文其餘不敢擷入

一 修志延儒開局贍本雕板曠日持久費用維艱是冊於舊纂續編忝同訂異採輯未廣聞見未周續貂之誚固知不免而傳信傳疑絕無臆斷合兩編爲一帙俾攬者蒼然正未敢率爾操觚也

縣志圖

古有志矣而必有圖者何所以辨定職方君子之以形格物也
 四海之廣九邊之遙以及象胥重譯無不鱗次穎末而况一邑
 何難使百里形勢瞭然尺幅中故閱涇志者不特詳覽文義一
 展卷可識其大概且縣境有圖縣城有圖而三渠堰亦有圖視
 其山阜之低昂原隰之高下川澤之源流相度經營以為民利
 豈惟格物將以致治此呂溫地誌圖序所云本之所以廣學流
 申之足以贊鴻業也



涇陽縣志圖